

西蒹葭堂雜著摘抄
日記





叢書集成

初編

王 主
雲 編
五 者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兼葭堂雜著摘抄



陸 楫 撰

兼葭堂雜著摘鈔

本館據紀錄彙編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057.16
645:2
蒹葭堂雜著摘抄

明 陸楫撰 字思豫上海人
詹事文裕公子也

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。恢復中華之正統。人謂闢乾坤於再造。功高湯武。不但邁漢唐宋而已。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。爲百王雪恥。無足異者。但高皇卽位改元之年。已混一四海。在位三十一年。身致太平。壽七十有一。諸子二十餘人。親封王爵。星布海內。古今帝王之全福。亦我高皇一人而已。

孝康敬皇后張氏。孝皇配也。孝皇平生無別幸。與后相得甚歡。后二弟俱封爵。勢傾中外。有仇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。上命司禮太監蕭敬。刑部侍郎屠勳。大理寺丞某往勘之。敬與勳等俱秉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處。敬復命於內廷。適當上與后方對膳。后聞甚怒曰。外邊官人每無狀。猶可。汝狗奴亦若是耶。上亦佯怒且罵。及后退。呼敬曰。纔所言非我本意。汝得無泄此語耶。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。敬力辨未嘗聞於外。上猶不信。卽遣人各以



白金五十兩賞二勘官。且云。偶與后有怒言。特戲耳。恐爾等驚怖。以此爲壓驚。又進士潘鐸。新除給事中。進一疏。數日不下。忽一日。上退朝入內。忽宣潘鐸。時鐸以疾不在。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。上面諭曰。潘鐸有一疏。字樣多錯。我卽欲批出。令其回話。以其新進。恐挫其銳。爾汝可諭之。君父之前。何其不慎也。鐸聞感懼。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。爲上倚任甚切。公久有疾。乞休不允。以兵部尙書劉忠宣公大夏爲上所信任。特挽其代言于上。一日。忠宣奏事畢。附奏曰。戴珊病篤。願陛下姑放歸以延其生。上從容問曰。此汝自言。抑珊挽之言耶。忠宣對曰。不敢欺。此實臣往視珊疾。珊力挽臣言爾。上卽曰。汝爲朕致意。天下尙未平。珊何故欲去耶。忠宣以告珊。珊感泣不復言去。竟卒于位。

論治者類欲禁奢。以爲財節。則民可與富也。噫。先正有言。天地生財。止有此數。彼有所損。則此有所益。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。自一人言之。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。自一家言之。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。至於統論天下之勢。則不然。治天下者。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。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。予每博觀天下之勢。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爲生。其地儉則其

民必不易爲生者也。何者？勢使然也。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。吳俗之奢，莫盛於蘇杭之民。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，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，不知其幾何也。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。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，其居人按時而遊，遊必畫舫肩輿，珍羞良醞，歌舞而行，可謂奢矣。而不知輿夫舟子，歌童舞妓，仰湖山而待饜者，不知其幾。故曰：彼有所損，則此有所益。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，則奢可禁。不知所謂奢者，不過富商大賈，豪家巨族，自侈其宮室車馬，飲食衣服之奉而已。彼以梁肉奢，則耕者庖者分其利；彼以紈綺奢，則鬻者織者分其利。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，羨補不足者也。上之人胡爲而禁之？若今寧紹金衢之俗，最號爲儉，儉則宜其民之富也。而彼諸郡之民，至不能自給，半遊食於四方。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。要之先富而後奢，先貧而後儉，奢儉之風，起於俗之貧富。雖聖王復起，欲禁吳越之奢，難矣。或曰：不然。蘇杭之境，爲天下南北之要衝，四方輻輳，百貨畢集，使其民賴以市易爲生，非其俗之奢故也。噫！是有見於市易之利，而不知所以市易者。正起於奢，使其相率而爲儉，則逐末者歸農矣。寧復以市易相高耶？且自吾海邑言之，吾邑僻處海濱，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。

諺號爲小蘇州。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。無慮數十萬人。特以俗尙甚奢。其民頗易爲生爾。然則吳越之易爲生者。其大要在俗奢。市易之利。特因而濟之耳。固不專恃乎此也。長民者因俗以爲治。則上不勞而下不擾。欲徒禁奢可乎。嗚呼。此可與智者道也。

國朝成化弘治間。大學士劉文靖公健、丘文莊公濬、同朝雅相敬愛。劉北人。器度嚴毅。在內閣凡事獨秉大綱。其學問不事博洽。丘南人。則博極羣書。爲一時學士所宗。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。一日。劉對客論丘曰。渠所學如一倉錢幣。縱橫充滿。而不得貫以一繩。譏其學無大綱也。丘公聞之語人曰。我固然矣。劉公則有繩一條。而無錢可貫。獨柰何哉。士林傳以爲雅謔。二公雖名位相抗。而劉相孝廟二十年。碩德重望。卒受顧命。稱本朝賢相。丘之所就。似爲不逮。相業豈以博洽爲貴哉。

自隋設進士科。至宋則定甲第。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。或二十餘人。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。進士第一甲。例取三名。釋褐日。卽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。儲之館閣。以備台輔。其重無以加矣。然讀蘇老泉之文。有曰。今進士三人之中。釋褐之日。天下望爲卿相。不十餘年。未有不

爲兩制者。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。而銓選資序。或亦以三人爲重。國朝之制。亦祖其意而爲之與。然不可考矣。

邑先達有沈雲者。字子龍。以鄉進士就教。擢國子學正。夜忽夢一婦人。囚服再拜曰。妾名迎春。以冤抑入死獄。公其爲我釋之。沈不知所謂。及丁外艱歸。服闋。上天曹補選。復夢如初。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。到任與諸僚就公宴。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。太守方宴畢。卽謂沈曰。有婦人迎春死犯事。君初政當一審鞠之。沈愕然道前夢。諸僚皆以爲異。遂爲此婦白其冤。復審知此婦入獄未久。計得夢時。其婦尙未獲罪也。吉凶事前定類如此。

本朝不設丞相。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。入內閣。典機務。禮絕百僚。人稱爲宰輔。自設科以來。由狀元至內閣者。尙書胡文穆公廣。太傅曹文忠公鼎。少保陳公循。太傅商文毅公輅。學士馬公愉。太師彭文憲公時。太傅謝文正公遷。太保費文憲公宏。太保顧文康公鼎臣。僅九人。狀元年最少者。卽費文憲公。登第時年二十。最長者曾彥。登第時年五十四。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。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。自周以來。不設專官。爲大臣兼秩。俱文階之極。

也。本朝自高皇帝革丞相陞六部爲正二品。故職官以尙書爲極。三公秩正一品。三孤秩從一品。俱爲大臣加官。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。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尙書。其加秩則周流三孤。止於少師而已。歿則方以三公爲贈官。天下政權皆出文臣。右文而左武。自然之勢也。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。此祖宗之深意也。三公以太師爲極。自開國迄于今。文臣贈太師者。尙書三人。蹇忠定公義。儀忠襄公銘。王端毅公恕。內閣大學士十二人。楊文貞公士奇。楊文敏公榮。楊文定公溥。李文達公賢。萬文康公安。劉文穆公吉。彭文憲公時。徐文靖公溥。李文正公東陽。劉文靖公健。梁文康公儲。張文忠公孚敬。共十二人。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。

尙書吳文定公寬。字原博。號匏菴。蘇之長洲人。少有異質。屢試於鄉不第。年三十餘。得充邑庠貢。務博學。攻詩文。不專治舉子業。決意不就場屋。偶於一士大夫家。作聽烏軒記一篇。懸之堂上。忽一達官見之。稱羨不已。問其人。主人以實對。達官乃苦勸之就試。公從之。遂舉于鄉。壬辰試禮部第一。廷試狀元及第。仕至禮部尙書。文章器識。爲館閣名臣。所著有匏菴集行。

於世。士之通塞。信有時也。又公少有介行。聞于鄉。偶百里外一富家主。方幼。有母在。延公爲館師。其家有女及笄。窺見公姿容。心悅焉。朝夕輒以肉羹。遣親婢竊通意於公。公恐見污。乃求見其主母。懇以他故解館去。人扣之。公終不言。及後其女故。公晚年始道此。以訓示子孫。其厚德如此。

沈周號石田。吳中名士也。博學工詩畫。放浪山水間。隱居不求仕進。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。銀燈剔盡謾咨嗟。富貴榮華有幾家。白日難消頭上雪。黃金都是眼前花。時來一似風行草。運退真如浪捲沙。說與吾兒須努力。大家尋箇好生涯。雖語涉俚。然亦有意趣可誦。及易簣時。口占一律云。了卻平生事已休。又承仙詔赴瀛洲。清風明月人三箇。野草閒花土一坵。夢短夢長終是夢。愁多愁少終成愁。于今大寐茫茫去。不管人間春復秋。詞意淒婉。聞者爲之墮淚。又晚年一感興詩云。今日殘花昨日開。思量年少總成埃。數莖白髮催將去。萬兩黃金買不回。有藥駐顏終是夢。無繩繫日重堪哀。此情莫與兒曹說。直待兒曹自老來。俱直寫性情。不假修飾。

本朝靖難死事之臣。以天台方孝孺爲首。孝孺博學宏材。少時嘗過嚴陵釣臺。有古詩一章。敬賢當遠色。治國須齊家。如何廢郭后。寵此陰麗華。糟糠之妻尙如此。貧賤之交安足倚。羊裘老子早見幾。卻向桐江釣煙水。此不獨工於詩。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。

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。俱有定額。雲南貴州二省。以夷方地僻。解額獨少。二省鄉試士。俱合試于雲南。共五十五名。雲南三十四。貴州二十一。其後貴州士若干。就試於雲南。嘉靖丁酉。巡按御史王杏。題請乞分科。詔行之。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。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。共增十名矣。湖廣解額八十五名。庚子。撫按合請于朝。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。皇考獻皇德化所及。乞增額。詔增至九十名。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。

太師劉文靖公健。河南洛陽人。天順庚辰進士。在翰林二十餘年。成化末。入閣典機務。又二十年。官至少師。大學士。老成忠直。海內翕服。弘治末。受孝皇顧命。正德初元。以逆瑾將用事。公懇疏乞休。歸田時。年七十四。家居蕭然如布衣。坐一帷中。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。享年九十四而卒。子東。弘治丙辰進士。本朝卿輔。德望福壽之隆。無與爲比。嘉靖初。太師。大學士楊一

清號邃菴。家君嘗受業者。才略蓋世。所在輒有政績。故事不由翰林。不得入閣。本朝雖有數人。然皆出自特恩簡用。不得爲例。公其一也。已而歸田。年七十餘。今上特起公於家。改兵部尙書。兼憲職。總制三邊。道經洛陽。謁文靖。文靖出見公。辭色甚倨。佯問曰。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。公隨問而對。文靖曰。旣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。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。公亦細云。朝廷簡命。不得不赴。文靖仍曰。進止由汝。何得乃爾。我老不能對客矣。遂命二孫陪茶。楊公大慙而出。文靖雖辭嚴誼正。然覺太峻。雖下此恐不能當。況勢位頡頏者乎。第楊公服義。能受先達正言。皆盛時事也。近世一登樞要。雖先輩長者。亦皆曲爲面諛。以取容悅。而後生得志。祿位相抗。便不能受正言於人。遂使世道愈下。古誼不復。二公遺響。遐哉不可及矣。

嘉靖己丑。邃菴楊公爲首相。上倚注甚切。時議禮諸公。受知于上。相繼登樞要。尙書霍文敏公。韜時爲詹事。忌公尤切。特疏劾公。上大怒。削秩賜罷。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。一網打盡。有大學生孫育。公之鄉人也。受恩久。百凡家蠶。公保護如子弟。公在相位。援育入文華殿供事。以書寫資勞。例得受京職。時亦以公黨與。恐遭斥逐。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。呈於文敏。以求

自解。不意數月後。以暴疾卒於家。其子奉柩還。公猶易服弔其喪。其子跪泣曰。人子固不敢言親過。但悖德者不祥。吾父負公而死。天也。願公無弔。公笑曰。爾父豈負我者。我爲人所陷。波及汝父輩。汝父欲保全身家。萬不得已。姑借我。以免禍耳。吾獨不能諒之。是吾又負汝父矣。人皆服公雅量。

太保費文憲公。年十六。領癸卯鄉薦。赴試禮部。道經呂梁。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。有事於此。一見公卽曰。吾姪此行不第。當卒業北雍。公愕然問故。答曰。近得一夢。吾見姪在北監。領籤出館。籤上寫彭時二字。彭公。狀元宰相也。吾姪勉之。已而公是年果不第。卽入北監讀書。專事博洽。以資策學。至丁未。果狀元及第。官至少師。太學士。計得夢時。彭公尙在。及後彭公卒于官。謚文憲。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。亦卒于官。謚亦如之。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。雖考終賜諡。如出一轍。亦異矣。

古者天王教世子。必齒讓於學。曰。有君在則禮然。有父在則禮然。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。王魏不死。建成之難。後之君子猶或宥之。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。非太子之私臣也。自漢以來。

先王之法。變易殆盡。而羣臣於太子。未聞有稱臣者。此綱常大義也。我皇明治教卓越百王。獨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。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。自是天下司府州縣。每歲逢聖誕。有萬壽千秋二節。是分明二上矣。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。又喪制。古者父在而母服齋衰杖期。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。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。至唐武后與政時。上便宜十二條。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齋衰三年。爲罔極之恩一也。雖制與父同。然猶不敢服斬衰。沿於宋元不廢。猶知有大義也。至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。俱服斬衰矣。獨祖在。嫡孫爲祖母不承重。尙沿舊制爾。庶子以官秩受封。嫡母在者。止封嫡母。生母不得受封。此亦厭於嫡母之義也。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。又仍服斬衰。與嫡母同。於義乖矣。且我高皇嫡庶之辯甚嚴。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。方許立庶長爲世子。故今建儲之法。亦必立嫡。然東宮登極。雖正后在者。生母卽並尊爲皇太后。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。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。自漢以來。無有不沿此制者。按先王重嫡之法。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。止宜尊爲皇太妃。嫡后崩。始宜追尊爲太后。則大經正矣。此皆綱常之重者。使復古之主出焉。稽經按禮。著爲定典。以

正萬世之大經。其功豈小補哉。

每見館閣諸先達。對後學縷縷道國朝典故。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。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。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。蓋士君子有志用事。非兼通今古。何得言經濟。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。而魏相條晁董之對。特見重於朝廷。良亦爲此。朱文公有言。知古不知今者。葉正則也。知今不知古者。陳同父也。既知古又知今者。呂伯恭也。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。不究心當代事故。一問及朝廷典故。及一代之經制沿革。恍如隔世。縱才華邁衆。恐其見諸施爲。自多窒礙。宜識者目爲俗學。無足怪者。

海邑士有楊學禮者。別號東濱。少負文學。竟落魄不第。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。予童時嘗憶其春興詠一絕云。菖蒲枸杞滿庭栽。書閣垂簾半掩開。蛺蝶不嫌春色澹。隔牆飛去又飛來。頗有天趣。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。風物蕭疎兩鬢絲。感懷常在夜深時。心灰未冷金猊熱。首級無功鐵馬悲。杜宇敢言遊子怨。芙蓉空帶美人姿。山家自有陽春調。不與多才宋玉知。亦可謂寫出心事矣。

吳中名士陸楠。登鄉薦。上南宮不售。歸過揚州鈔關。有部官司關。欲稅其舟。楠投一詩云。獻策金門苦未收。歸心日夜伺東流。扁舟載得愁千斛。幸有明王不稅愁。其官見詩。迎而禮之。下第士聞者爲之絕倒。

嘉靖庚子。予自京師還。過淮陰漂母祠。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。有云。賢哉一飯恩。千載猶廟食。如何漢諸陵。寂寞生荆棘。吁。可以志感矣。

予嘗有理外之論。物外之想。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。所謂四海者。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。遼渤爲東海。西北二海則隔絕夷虜。不知所在。予嘗狹隘中國。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。而今京師之北。不五百里。便爲大漠。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。其西域北虜所占。又不知其幾何。然則四海之內。天子所統馭者。或不及十之一二。未可知也。昔人謂日月所照。霜露所墜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莫不尊親。不過誇揚之爾。非實錄也。每恨初開闢時。天分華夏。何不環四海以爲家。四面皆數萬里。無山川沙漠之限隔。盡爲平陸。撤華夷備禦之勞。則君相代天撫治。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。豈不快哉。抑豈造化之氣不齊。而華夷險阨。正所以警戒人君。

以神上天子奪之柄。如予所擬。則有驕奢之主。如隋煬、陳後主者出焉。雖環海爲圃。生民盡爲糜滅。而人亦莫之禁矣。此造化開闢之意也。雖然。後一元數盡。復混沌而開闢。安知不如予所擬耶。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。盡由衣食。尤費天下之民生者。粒食也。惜天之生人。百骸諸臟皆具。何不別生胃臟。令人飲水而生。土地所產。惟植桑以供蠶繅。植茶以解燥渴。植梗楠諸材以爲宮室。使奇花異卉遍天下。不復知有五穀。則生人無甚貧與富。而逍遙逸樂。皆可以永壽。豈不快哉。何獨以五穀之費。萬累皆從此起。五味之入。百病皆從此出。上有吞吐之勞。下有便溺之污。一何其煩勞之甚也。抑豈造化將役人於不靖。必使勞勞擾擾。俾萬有不齊。方成世界也。又安知一元數盡。復混沌而開闢。不果如予所擬也。好事者聞予二說。每爲一捧腹云。

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。好名者居官時。頗能以志節自勵。人皆信之。及其退而居鄉。則培克里閉。邀結守令。以求富其家。甘爲鄉人所賤惡而不恤。貪利者或居鄉時。巧飾清謹。求爲鄉黨自好。至於居官。則饕取濫溢。忍棄繩檢。甘就黜落終身。自以爲得計。要之皆士

風掃地。習俗澆漓。乃有此等士大夫。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。有家書一封云。列位叔父。列位兄長。別後想得安康。倫別無他囑。爲人祖宗父兄者。惟願有好子弟。所謂好子弟者。非好田宅、好衣服、好官爵。一時誇耀閭里者也。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。與山嶽爭重。與霄壤爭久。足以安國家。足以風四夷。足以奠蒼生。足以垂後世。如汴宋之歐陽修。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。若只求飽暖習勢利。如前所云。則所謂惡子弟。非好子弟也。此等子弟。在家未仕也。足以辱祖宗。殃子孫。害身家。出而仕也。足以污朝廷。禍天下。負後世。甚至子孫不敢認。如宋之蔡京、秦檜。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。想其勢焰官爵富貴。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。而今日安在哉。然所謂好子弟者。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。人才之盛。鄉黨爲最。然非父兄敗之。則子弟喪之。取譏天下。貽笑後世。甚可惡也。載之史書。使後世之明君賢主。輕棄南人。未必不由此也。吾願叔父聽之。子姪戒之。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。蓋未有治國不由齊家。家不齊而求治國。無此理也。何謂齊家。不爭田地。不占山林。不尙鬪爭。不肆強梁。不敗鄉里。不凌宗族。不擾官府。不尙奢侈。弟讓其兄。姪護其叔。婦敬其夫。奴敬其

主。只要認得一忍字。一讓字。便齊得家也。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。若不聽吾言。譬如爭一畝田。占一畝住基。兩邊不讓。或致人命。或告官府。或集親戚。所損甚大。若以此費置買前物。所費幾倍。若曰住基無賣。此又愚也。其所以爲此計者。不過遺自己之子耳。父母之心。愛子孫一也。今奪吾父母之子。以與自己之子。甚非吾父母之心也。父母雖不在。逆其心則逆天理矣。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。凡事皆此類也。而此事尤切。故特言之。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。只許自家明白。不許擾及官府。我若不仕。尤當守此言也。其餘取債之屬。民甚貧窮可憫。自己少用一分。便積得一分德。奴僕放橫。不可放起。自今以後。無片言隻字。經動府縣方好。不然。外人指議。此人要做好人。不能齊家。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。由此得禍。不可知也。兼我在此。國事日在心懷。仲淹做秀才時。便以天下爲己任。況今日乎。進退得失。有義有命。吾心視之。已如孤雲野鶴。脫灑無繫。自古壞事。皆是愛官職底人。弄得狼狽了。脫使根本不安。枝葉能自保乎。戒之戒之。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。不以禮義相告。便成下等人子。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。不才奴僕。則須治之以官耳。叔父須戒之。慎勿以吾言爲迂也。其志

節如此。居鄉可知矣。又有爲懷慶守謝世修作諭屬文一篇云。聖主治天下。守令是重焉。以其親民也。夫親民莫如令。其次莫如守。令民父母於一邑。守民父母於一郡。所以父母之者。以愛民如子。民亦愛之如父母也。所以愛民如子者。知其饑而食之焉。知其寒而衣之焉。知其勞苦而逸之焉。知其利而與之興焉。知其害而與之去焉。知其賢而優之焉。知其不肖而教之焉。四境之內。吾民之好惡。無不知而從之焉。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。吾愛之如子。分之當然也。初何心於彼之服也。而爲吾民者。生則愛而戴之。死則尸而祝之。流芳竹帛。垂範百世。如古之龔黃卓魯者。眞民之父母也。今人之心。豈異於古人哉。方其含哺飲飴。鼓篋庠序。見貪墨賊民者。輒攘臂切齒而憤之。高談擊節。眞可翱翔古人而犬彘若輩也。及一旦縮銅章。佩墨綬。以臨民上。則勢利之薰灼。妻子之浸灌。淫朋比友之慙憑附和。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。如倚門之妖。如負嵎之虎。如驅羊之狼。吮膏啗髓。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。囊帛櫃金。居則連屋。水則連舟。陸則連車。以買官則連爵。以買田則連阡。以買居則大廈連雲。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。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。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。如此而已。

矣。不思之七尺之軀。一日之享。米不過一升。肉不過一豆。酒不過一瓢。冬不過一裘。夏不過一葛。爲吾身。則身外皆長物也。爲子孫。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。爲昆弟婚友。則刑辟戮辱。昆弟婚友不能免也。噫。所以求仕者。以其尊且榮也。不知所以尊且榮者。不在富與貴。而在功與德也。金張許史。視龔黃卓魯。何如哉。迺計不出此。而出彼何也。卒使正士羞與同朝。正人羞與同鄉。正朋羞與同門。族人羞與同宗。至其遠裔子孫。亦羞以爲祖。快欲於一朝。而流穢於千載。何其愚之甚也。爲吾屬者。尙監於茲。以誠存心。以儉制用。以公照物。以恕待人。以勤蒞事。以敬事上。以嚴肅下。以和睦寮。以仁恤民。以寬容衆。則庶乎可矣。詩曰。靖共爾位。正直是與。國有明憲。予罔攸貸。其母悔其志節如此。居官可知矣。近有薦紳士。將二書。鐫梓。傳播四方。予每懸之中堂。時一讀之。未嘗不擊節竦服。彼如前所云者。觀此足以自愧矣。

方洲名石。字實夫。四川遂寧人。嘉靖戊子。首解於蜀。己丑。賜進士及第。第三人。年方二十五。至壬辰歲。上疏論時政四事。忤旨。謫戍。未幾。蒙恩釋歸。先文裕公當蜀左轄時。嘗刻劉知幾史

通。因索方洲序之。方洲清節碩學。久負時望。予嘗搜先稿。見方洲詩一律。蓋獲邸報見薦剡。因有感而作。聞道天邊有薦書。遙思往事渺愁予。疎才賈誼堪長謫。多病相如喜索居。但得紅霞生瓦甑。不須丹鳳到茅廬。天王遠識孤臣僻。一任飄零賦子虛。予每愛而誦之。可以想見其人矣。

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。面奏外。謫將十年。乃自外藩內補。尋復翰林。奉命與尙書張文定公邦奇同修玉牒。日事館閣。頗承聖眷。辛丑自陳得歸。未幾文定亦南擢。越二歲。上在西苑。語大學士石門翟公鑾。以翰林無人。因問張邦奇。陸深何在。翟以實對。上曰。二人才識何如。翟對曰。陸遠過於張。上曰。我記他曾出作提學官否。翟曰。是外謫遞遷。上復曰。是桂萼害他。桂太傅文襄公也。往在內閣。以先公面奏忤意。因下石。不意蒙聖明洗過。記憶如此。子孫犬馬。何以爲報耶。

常熟楊夢羽。名儀。別號五川。官至按察副使。學頗該洽。未達時。曾題詩虎丘山。有一聲黃葉楚。天秋之句。先文裕公爲史官時。嘗登臨見之。愛焉。偶過蘇。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。因爲先容。

先公云。是一聲黃葉。楚天秋楊秀才耶。願見久矣。遂握手極歡而別。後嘉靖間嘗同朝。相與尤厚。

我太祖高皇帝。生二十四子。傳至今百八十年矣。除以事削籍外。尙存十五府。及列聖所封親支。星布海內。共三十三府。今玉牒幾十萬口。因我高皇崇重後裔。自親王初封。支庶至八世。方止于奉國中尉。秩猶從六品。並糜廩祿。經賦不繼。將軍中尉之家。苦於關給失時。不霑實惠。至貧窘不能自立。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。識者之憂。非一日矣。但祖訓昭赫。誰敢輕議。予書生懷杞人之憂。每竊仰屋長算。爲經久之策。僭書于此。俟英君賢相采擇焉。夫高皇以親王、郡王、將軍、中尉。世次分八位。其制甚詳。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王。許嫡子孫世襲。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。襲封者一萬石。除嫡長子封親王外。餘子皆封郡王。每歲支祿米二千石。自第二世以下。皆如制不易外。若郡王之子。則嫡降一位。庶降二位。如郡王長子爲鎮軍。餘子則爲輔軍。鎮軍長子爲輔軍。餘子則爲奉軍。輔軍長子爲奉軍。餘子則爲鎮尉。奉軍以下同。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。爲五世當斬。其餘不分嫡庶。俱稱宗。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。

若有志讀書者。依照民間俊秀。一體送入學校。聽其科貢出身。做藩親不得內補例。稍爲限制。其餘遷擢黜革。悉同異姓。以示至公。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。亦聽從有司關給路行。以行回籍之日。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。送有司附冊填註。以憑撫按刷卷類查。仍啓王知。許其朝見而退。以篤親親之義。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。例有五等。亦宜遞減常祿之半。以益宗支。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。爲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。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。而天下祿米。較之往日。可省數十倍。十餘年。及減損旣多。常賦可給。則請特勅有司。務須按時關給。俾霑實惠。而其爲士爲農爲商。亦各聽其自便。如漢唐之世。則宗室之人。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。今必欣然樂從之矣。苟不行此法。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。吾未之信也。

皇朝輿地。前古無比。猗輿盛哉。然有可疑者一事。堯舜時。冀州爲王畿。四方皆二千五百里。今冀州之北。能幾何耶。三吳在古。不入職方。其民皆斷髮文身。與蛟龍雜處。若空其地。爲職下也。今財賦日繁。而古之遺跡不異。其水之不爲害者。天幸爾。萬一涿水。不如何以處之。區區開築。難以言善。

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尙書文淵事。賦詩曰。温州太守重來歸。昔何廉退今何違。卻金館在已如
掃。掩月堂寒空掩扉。人間固有假仁義。天下豈無公是非。老夫忝秉春秋筆。不作諛詞取世
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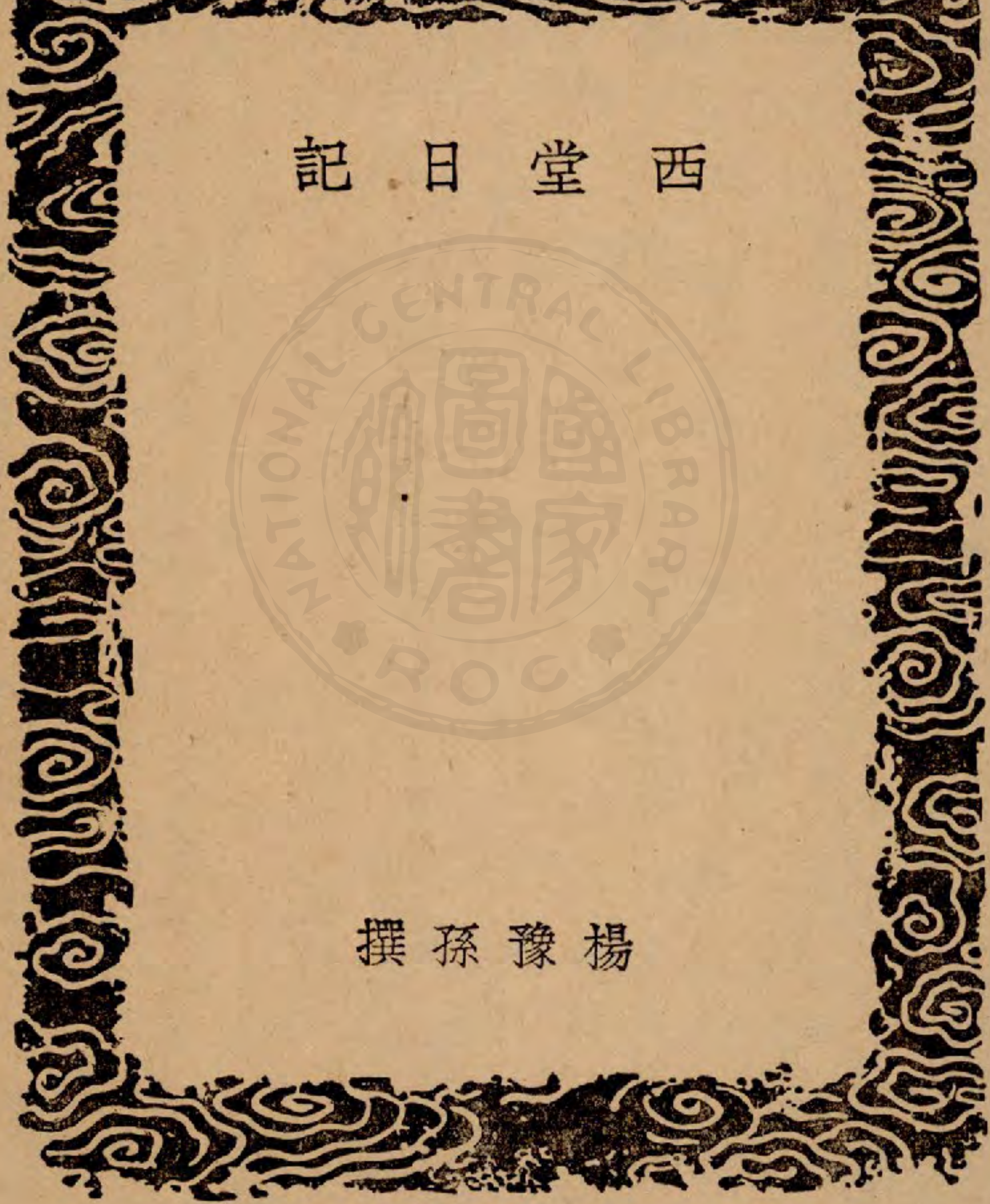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西堂日記



楊豫孫撰



本館據寶顏堂秘
笈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西堂日記

明 青浦楊豫孫撰

古詩云。百年三萬日。有能全受三萬日者。幾人哉。童兒戲豫。暗撇十年。稍卯便習章句。以至學。梭之比較。棘闈之奔走。又明去了二三十年。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。能幾時哉。夫子自衛反魯。子夏年二十九。子游年二十八。曾子最少。皆已卓然爲儒。就今觀之。彼何人哉。此何人哉。今人登第。大概三四十歲。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。古之學者。先學而仕。故兩得之。今之學者。既仕方學。故兩失之。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。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。學到五六十歲。亦必稍別於流俗。奈何志之不立也。恁地悠悠。消受歲月。

人者天地之心。天地者人之本。人纔反本。便知乾父坤母之義。知天便是人。仁便能孝。未有仁而不孝者。若止言孝。則未必有仁也。人之愛父母也。以其爲身之本也。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。故曰事天如事親。知得一本。則虞舜曾參。原無天人之別。訂頑正欲發此。又被解得分析。今人

說孝曷嘗知有本來。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。去親愛父母。豈有徹上徹下之道。便做得成時。祇到得薛包王祥。更無進步。所謂可使由之者也。孔子曰。思事親。不可以不知人。思知人。不可以不知天。說仁孝者。莫辨於此。

古初生民。大較與天相近。堯非親。桀非疏。人之不能分天。猶魚之不能離水也。故動必本天。言必稱天。非以下合上之意。中古聖人。替以道字。本欲易曉。後人卻只在道上求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。沒世并道字不識。支離殺雜。日日戴皇天履后土。不知天地在於何處。所以人小而天大。遂謂禮樂爲顯。鬼神爲幽。肝肺爲內。耳目爲外。几席爲近。燕貺爲遠。詩云。文王陟降。在帝左右。是在何處。

人之一身。卽理也。深愛己者。須先識己。識得在己。何暇奉人。今人爲不善。欲害人爲穿窬。非本心也。以爲不如是。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。故爲人而冒爲之。其爲善者。不伎不求。亦非本心也。以爲不如是。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。故亦爲人而強爲之。是善固爲人。而不善亦爲人也。孟子曰。人役。莊子曰。諛人。此輩是也。率性之理。有何光焰。有何聲采。天下之至淡在焉。今人祇爲

世情束縛。不能埋頭反己。理會性分。只是揀題選事。供奉它人耳目。竟與自家無干。孔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

性無善不善。所謂人生而靜也。程子曰。人生而靜。以上不容說性。張子曰。性未成。則善惡混。是也。其有善者。是繼之者也。所謂元者。善之長。無對者也。性體空洞。何嘗有孝弟來。孝弟者。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。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者。知善也。非知孝也。有知則有善。無知則無善也。是習之初也。由是而稍長。而有妻子。而慕父母。是習于善。以保其善也。由是而慕少艾。而妻子。以懟父母。是習于不善。以喪其善也。其習爲善者。固此知識。其習爲不善者。亦此知識。知識卽性也。故曰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。

民可使由之。順帝之則也。不可使知之。不識不知也。民用智則不能由。聖人以人治人。用智則鑿矣。夫人安之難。起之易。聖人不使知之。安之也。老子曰。道非明。民將以愚之。是以知爲明之也。

古之學者必有宗。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。孔子旣沒。此時當立宗。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。正

此意也。時年長莫如子貢，學醇莫如曾子，然子貢又獨居三年，曾子年最少，惟有若年亞子貢。而學亦大醇，故門人多宗焉。使曾子稍能推之，則宗立矣。七十子之徒，朝夕相依，各陳孔子之業，則微言豈易絕哉！惟失此舉，其後子夏居魏，子張居陳，子貢居齊，漫無統一。闕里散後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。西河之人，疑子夏爲夫子，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，皆學於孔子，而自爲偏見，惟其無以就正之耳。漢時五經師傳最盛，有數百年之宗，彼經術耳，且以有宗而傳。我孔氏之道德，再傳而失之者，宗之散也。余觀有若言行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，最爲近道。其論夫子出類處，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，自別。故家語有古道之目，左傳有稷門之望，其沒也，魯悼公弔之，魯論一書，出其門人所記，爲萬世準繩。後世只爲四科無名，又被史記說得鄙陋，而孝弟行仁之義，記者之詞，不達其意，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，不得列于十哲。今躋子張而拙有若于東廡，反居原憲南容之下，豈禮也哉！必有能正之者。

周公不之魯，次子世爲周公於幾內共和是也。周之周召，世爲三公，猶魯之三桓世卿也。故曰：季氏富於周公，非謂文公且也。

異哉。公父文伯之母也。文伯之喪。其妻哭之哀。母以爲子之好內也。而責之。子之好內。以訓其生。則可也。若夫沒而哭禮也。蓋穆伯之喪。穆姜以有禮稱。然而皆枝葉也。居夫之喪。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。嘒嘒辨論。忘之失。而撓婦之得。檀弓國語皆喜稱之。豈草蟲卷耳之義。相君孟姜之節。爲非禮乎。且曰朝哭穆伯。暮哭文伯。以爲有不夜哭之禮。夫寡婦不夜哭。以男子之殯。必于正寢。夜行不便。故輟以待旦。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。古者哀至則哭。何朝暮之有。枝葉如此。本根之撥。可窺矣。

鄉飲酒爲賓。興而舉。雖曰鄉飲。實王朝之禮也。故其樂歌。先王事。後家事。始歌四牡。皇皇者華。鹿鳴。臣道也。次南陔。白華。華黍。子道也。次間魚麗。由庚。嘉魚。崇丘。南山。由儀。自臣道而推之。治國之事也。次合關。雝。葛覃。卷耳。鵲巢。采蘋。采芣。自子道而推之。齊家之事也。至于鄉射。則州長所以演其鄉。子弟而未及於王事。止歌關雝以下而已。蓋臣子之筮仕。必有先公後私之心。然後有事可做。此聖人之意也。

有角求齒。則終身憂不如馬。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。有翼求足。則終身憂不如獸。而不知已有

凌霄之樂。故鳳不慕鶴。竹外無餐。鶴不慕鳳。得魚而止。

江河亦土也。得水以名。未嘗有水。水流相禪。一瞬不居。非江河之有也。人見江河之多水。而孰知非其有哉。惟其不有。是以能生負舟。充查寸。蕃魚長龍。爲世之需。池沼者有其水者也。故留之。水性不遂而生道息。故曰江河競注而不流。

生之謂性。性卽氣也。言氣則不必言性。伊川曰。論性不論氣。不備是二性也。剛柔氣也。卽性也。剛有善者焉。有不善者焉。柔有善者焉。有不善者焉。皆性也。試以不善者言之。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伎。柔之惡必爲陰伎而不爲強梁。其強梁陰伎者習也。其不能互爲者。以其根于性也。使其人一旦幡然焉。則剛者必爲爽闔而不能爲縝密。柔者必爲縝密而不能爲爽闔。是亦性矣。故曰善惡皆天理也。

三代而上。體統正。論議明。不惟君子有所用。雖小人亦有用。性非瓦礫。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。上有主張之者。則亦揜庇其醜。以技奉上之欲。今之星卜醫巫。皆出義農。豈其自爲之算五行。嘗百草哉。亦衆人之能也。後世則不然。不惟君子無以展布。雖小人亦無以展布。彼小人者。雖

無恁大見識。就有所蘊亦必平生之志。欲有立於天下。但秕政之朝。踐徑不一。內以彌縫婦寺之間。外以揣摩人主之隱。精神心術。竭盡於此。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。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。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。以爲志無不行。不知幾時行得一事。蓋其精力機巧。能使祿山懾服。假使得用其才。亦足以制范陽之命。然其心方內蠱君慾。外亢楊釗。晝夜之力。窮於踐徑。何嘗得少用其才。嗚呼。鼓舞作用之人才。非聖人其孰能之。

人畜羊豕。逐豺虎。善惡至明矣。其所謂善惡。抑物之情耶。人之情耶。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。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。非天之生物。果有所擇也。天之賦物。惟有生理。騶虞之不殺。豺虎之食人。總是率性。于人有何恩怨。但鳥獸不可與同羣。爲人計者。惟遠之而已。周公驅猛獸。程子放蝎。皆不殺之。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。是生理也。其爲人爲羊豕爲豺虎。是各正性命也。豺虎而不吞噬。則何以爲生哉。且人之畜羊豕也。豈惟愛之。亦噬之而已矣。佛戒殺。聖人不戒殺。此處難着愛憎字。或曰人之食鳥獸也。亦大之噬小與。余曰。大豈能噬小。鼠之食肉。鳥之啄牛。繩蚋之食人。豈盡噬小哉。此理相循無端。人不能泥。泥則無易矣。

方長不折。非止愛物。只自養仁。不獨賢者有此心也。今人見折花。捋葢。便自不忍。及斬刈合抱。就以爲當然。了無顧惜。其不忍之心。沒于見材之可用也。有欲故也。惟有欲。便不能充。

芒種至十一月中。而又盈小滿者。盈數之極也。然益起冬至。損於春分。至小滿而損極。交芒種。而又益小滿者。盈之極。亦損之極也。盈損之數。各八百四十八。故曆有小滿無大滿。

文中子曰。詩書盛而秦世滅。非仲尼之罪也。虛玄長而晉室亂。非老莊之罪也。齋戒修而梁國亡。非釋迦之罪也。余亦曰。胡亥愚而秦世滅。非焚書之罪也。五胡興而晉室亂。非崇玄之罪也。佞臣多而梁國亡。非達摩之罪也。今人不知學。妄引國家之治亂。藉口近於把持。

武后盜國二十年。把持豪傑。不能有爲。亦老於權術矣。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。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疎也。彼年未三十。便握國之柄。惟其握之久。所以釋之吝然。非倚諸武。則不足以制廷臣。非啖以諸位。則不足以致承嗣。三思之死力。佯爲易性受命。絕天下之圖己。廬陵廢而不終廢。復而不全復。皆術也。蓋其壯也。藉諸武之力。以久其權。一日彌留。不屬之己子。而誰與哉。而承嗣以儲議未就。至於發憤病死。李昭德王及善之徒。嘵嘵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。

或死或爭。徒足以供此姥一笑耳。或曰狄文惠無力歟。曰文惠之所可貴。惟其有存唐之心。而唐實未嘗亡也。但后之意。尙在中睿之間。其專主復辟。則文惠之力。貓不啜餕。非甘之不至也。蟲生藥裏。非苦之不足也。

銅爲錢則人愛。爲印則人畏。爲足爐漱盆。則翁媪皆役之。非性有美惡。置之者何如耳。于我何加損焉。

楊公爲楚中丞。當時最爲徐文貞所知。生平熟于國家掌故。以暴疾。集不傳。茲得之萊峯先生所抄。繼儒記。

10(5156)0



一 中華民國玖參年貳月伍日

購買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種一他其及抄摘著雜堂葭兼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雲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
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
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蔡仲宣)

益

一四〇〇上

祥

國家圖書館



002577426



5.00